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周易會通卷九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百二十九

經部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九

元董真卿撰



巽下集解

程子曰姤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

以二體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為卦乾上巽下

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始生

纂註

邵子曰復次剥明治

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為姤生於亂乎姤次夬明

謂易之姤女壯勿用取女○音訓姤陸氏曰古豆反薛

大綱云古文作邁鄭同乾宮一世

卦娶今本作取陸氏曰

集解

程子曰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大是女之將長

本亦作取七喻反彖同
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
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
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
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朱子
曰姤遇也決盡則為純乾四月之卦至姤然後一陰可
見而為五月之卦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
而遇者故為遇遇已非正又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
貞而壯之甚也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
易說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陽便立
不住了 纂註 馮氏椅曰古文姤作遘遇也亦婚媾也以
大雅 女遇男為象王洙易改為今文為姤雜卦
猶是古文鄭本同○雙湖先生曰一陰方生於下甚微
聖人遽惡之如此其至既曰女壯又曰勿用取女直棄

之絕之使无所容豈私意哉不正故也○楊氏萬里曰一陽生聖人未敢為君子喜而必曰朋來无咎言一陽

未易勝五陰也一陰生聖人以為君子憂而遽曰女壯言一陰已有敵五陽之志也○郭氏京曰姤女壯勿用

取女彖曰女壯勿用取女案繇辭取字下誤增女字彖勿用上脫女壯字勿用取下誤增女字審詳六十四卦

繇彖理例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誤脫甚明

躅○音訓柅陸氏曰徐乃履反又女紀反廣雅云止也說文作柅云絡絲趺也讀如昵字林音乃米反王作柅

從手子夏作鐻蜀才作尼止也晁氏曰陰云蒼頡篇柅作柅柅也許氏說文呂氏字林曰柅絲趺也字或作

鐻呂女指反案絡絲之器今闕西謂之絡埽音墮梁益之間謂之絲登其下柅即柅也說之案尼古文羸陸氏

曰劣隨反王肅同鄭力追反陸績讀為累累晁氏曰鄭作羸說之案與大壯羸字同訓蹢陸氏曰直戟反徐治益

反一本作躑躅古文作躑躅陸氏曰直錄

集解

程子曰姤

反本亦作躑躅躑不靜也古文作躑
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
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
強之至也止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
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
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甚微
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為况羸弱之豕雖未能強
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
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一無乎字消陽也君子小人異
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无
能為矣○朱子曰柅所以止車以金為之其剛可知一
陰始生靜正則吉往進則凶故以二義戒小人使不害
於君子則有吉而无凶然其勢不可止也故以羸豕蹢
躑曉君子使附錄朱子語金柅或以為止車物或以為
深為之備云附錄絲袞不可曉廣歐公章䟽言地震山

石崩入於海某謂正是羸豕蹢躅之義當極治時纂註
已栽培得這般物事在這裏了故直至如今道夫纂註

朱子曰一陰雖弱方來也五陽雖盛既往也其可忽諸
○蘭氏曰柅九二巽木之陽○荀氏曰絲繫於柅猶女

繫於男故諭以初宜繫二也順二則吉復往四則凶○
項氏曰柅絡絲之跗絡絲柱以木為之跗今不動以金

為之愈堅重矣○馮氏柯曰柅乃禮反止也絡絲跌以
金為之金鐵也或謂止車木初六之柔无車象○張子

曰豕初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將申則申矣
○徐氏曰金柅謂二繫牽也柔方進而遇二則牽於二

而止故曰繫於金柅○雙湖先生曰初六不正故戒以
正則吉金二剛象與蒙金夫同柅巽木象羸豕初陰象

周公但於初陰取不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音訓
必卦內定有坎也

曰本亦作庖同白交反下同鄭集解程子曰姤遇也二
百交反虞云白茅芑之荀作胞與初密比相遇者

也在它卦則初正應於四在姤則以遇為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羣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悅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為无咎矣實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朱子曰魚陰物二與初遇為包有魚之象然制之在已故猶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過於衆則其為害廣矣故其象占如此纂註李氏舜臣曰初本應四遇二得之則為主而四為賓不可更及四也○潘氏曰二有魚不利賓故四无魚也○余氏曰姤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當如程傳即三人行損一人之意○易氏曰四在外為乾體乾西北賓之位二在內為巽體巽東南主之位初之民為二所包豈四之利哉以義言之一民不可事二君初既主二

則義不及四○李氏開曰剝之貫魚姤之包有魚皆陽能制陰者也故剝六五无不利而本文无咎○雙湖先

生曰周公爻象何常之有初爻象豕二又象魚五又象瓜剝五稱貫魚則一陰為一魚可見或謂巽為魚詳見

剝六五爻**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集解程子曰二

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為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

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綱正而

處異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

不至於大一无咎字也○朱子曰九三過剛不中下不遇於初上无應於上居則不安行則不進故其象占如

此然既无所遇则无陰邪之傷故雖危厲而无大咎也纂註李氏舜臣曰易之六

多厲无咎之辭元量曰雖剛而不中須知戒懼然後危而復安者乎○李氏元量曰雖剛而巽體其體入而伏有下

爭初之心初已入二之包非已所得是以見侵且傷而行次且夫以其見侵且傷故厲以其行而欲避故无

大咎○雙湖先生曰夬之九四則兌之初以其適當上卦之下取臀象姤之九三則巽之三以其適當下卦之

上亦取臀象夬不取三姤不取四者以其乾體故也臀於巽兌陰卦取之也要之夬姤相為反對夬之四即姤

之三姤之三即夬之四故其取象之辭同爻位皆陽故无膚以二既得初三復乘二有為二所傷之象

四包无魚起凶集解程子曰包者所裹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為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

已過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下之離由已之失德也四

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

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
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
言為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
將作矣○朱子曰初六正應已遇於二而不及於已故
其象占
纂註徐氏曰四與初為正應宜相遇也遇先於
如此
應而無得故曰包无魚起妄動也彼得則此失四既失
所遇安處順守可也苟妄動而求必得之則凶矣○雙
湖先生曰初本四之魚先於遇二為所包占則四之包
中无魚矣四雖正應然遇合无常故起爭則凶離下卦
居上卦
有起象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音訓杞陸氏
杞馬云大木也鄭云柳也薛云柳柔韌木也並同色瓜陸
氏曰白交反子夏作苞馬鄭百交反瓜工花反晁氏曰
馬鄭讀為庖說文作匏或從瓜字書通
同包與苞外義與張弧作匏匏瓜星名
集解程子曰九
五下亦无

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一有之字道故終必有遇夫上
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
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
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
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
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已求
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蓄章美內積至誠
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
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
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朱子曰瓜
陰物之在下者甘美而善潰杞高大堅實之木也五以
陽剛中正主卦於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其象如此
然陰陽迭勝時運之常若能含晦章美靜以制之附錄
則可以回造化矣有隕自天本无而倏有之象也
程子語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
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

則至尊逮下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
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師說○朱子語有

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纂註郭氏京曰似
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節淵杞誤作以字

○蔡氏曰杞五瓜初五與初无相遇之道猶以高大之
木而包在地之果○朱氏曰杞似樗葉大而蔭○馮氏

曰瓜或作甜瓜杞或作枸杞○李氏舜臣曰姤所制在
一陰爻中豕魚瓜皆象陰也杞叢生性堅而壽瓜蓏菜

而不正附麗而生易以滋蔓小人之性初六之才也九
五包制之有杞包瓜象陽明之謂章易遇陰中陽皆曰

含章九五當陰長之世居陽明之位故曰含章一陰之
生此造化消息盈虛之運非人力所致九五當此時含

其陽明之章以中正之道臨制之造次顛沛不離於天
命之正則所遇之時又何擇哉○王氏大寶曰上位天

爻五降於上有隕自天之象○雙湖先生曰九五本飛
龍在天之主一步之初動才不正昔之潛龍化為羸豕

一小人之進局面頓更事體大異重煩諸君子包制而九五至於包瓜含章聽自天之有隕其視聖人作而萬物觀氣象為何如哉為人君者宜知所以謹其初矣杞瓜皆因巽取象陰在下瓜象巽又為木九五在高位又有杞象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集解

程子曰至剛而在最上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已則如是人之遠之非它人之罪也由已致之故无所歸咎○朱子曰角剛乎上也上九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其象

纂註

徐氏曰上九處姤之窮與初无遇占與九三類雖吝然亦无咎陰不必遇也○李氏彖曰當遇之時已獨剛亢不與物合是為吝道然陰方長陽與之遇者要須有以制之如絲如包可也制之或失必反被陰邪之害獨上九巍然在上剛亢絕物雖无所合而亦不近陰邪可无意外之患○趙氏曰當

姤之時小人固不可使之進為君子計亦不可无以蓄
小人故聖人既戒初六之不可往又於二四五言所以
包制之道三重剛不中上以剛居一卦之極故厲而吝
然皆无咎者以陰不相遇不與其進也○蔡氏曰姤者
以一柔遇剛而成卦遇非正道惟近者得之而正應者
反凶也二最近故先有之三之厲以隔乎二而不遇也
五之含蓄雖无相遇之道而處位中正也上之吝最遠
而窮也四之起凶遇不利正應也○馮氏曰外三爻者
內三爻之應初往見凶故四則起凶二包有魚故五則
以杞包瓜三之賢上之角此厲无大咎彼吝而无咎遠
近淺深

大象傳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音訓
陸氏

曰李古報反鄭作誥
起一反止也王肅同
集解程子曰風行天上无所不周

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為周
徧底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為觀經歷觀省

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為姤施發命令之象也
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
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敎法開闢育物享帝皆是
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
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纂註蔡氏曰風行天下物无不
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遇姤之象也施乾象命巽
象誥四方取風行天下之象○李氏開曰天與萬物相
遠而鼓舞之以風后與民相遠而鼓舞之以號令傳曰
天子曰元后諸侯曰羣后

一國天下皆可言四方

彖傳姤遇也柔遇剛也集解

程子曰姤之義遇也卦之為姤以柔遇剛也

附錄朱子語問

一陰方生始與陽相遇也○朱子曰釋卦名附錄語問
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
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則
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
不是討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

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變孫纂註李氏元童曰夬之一陰姤姤是偶然相遇

故曰剛決柔姤之五陽不為主者陰來而信也故曰柔遇剛月建一陰月曰姤賓則陰為主而陽已為之賓矣

是姤主陰遇陽而為言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音訓娶今本作取陸氏曰七喻反

本亦集解程子曰一陰既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作取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

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朱子曰釋卦辭

纂註郭氏京曰勿用上脫女壯字取下誤增女字○李氏舜臣曰以一陰遇五陽女下於男即相比附有

女不正之象故曰勿用取女咸所以取女吉者以男下女得婚姻正禮故也若蒙之六三以陰而先求陽其行

不順故亦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集解程子曰陰始勿用取女生於下與陽

相遇則化育底類品物咸章萬物章明也○朱子曰以卦相

體附錄朱子語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

天地相遇遇底纂註李氏舜臣曰姤巽下乾上有以坤之

之象以畫觀之則一陰之生是為五月五月在辰為午

南離之光所照耀者也萬物相見乎離而蓄衍乎大夏

非品物咸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集解程子曰以卦才

章而何中正之君君臣以剛陽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

矣○朱子附錄朱子語問姤卦曰姤不是好底卦然天
曰指九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錄遇纂註蔡氏
却又甚好蓋天地相遇又非別取一義剛遇
中正只取九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

正五也以剛明之才遇中正之位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集解
程子曰贊姤之時與姤之

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

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
附錄
朱子語問姤之時朱子曰幾微之際聖人所謹

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說不同何也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

於微矣故當**纂註**
司馬公曰姤遇也世之治亂人之窮謹於此學蒙

求遇不過而已矣舜遇堯而五典克從百揆時敘禹稷皋陶遇舜而六府三事允治地平天成不然則泯泯於

衆人之中後世誰知
小象傳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集解

哉姤之時義大矣
程子曰牽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

吉也○朱子曰牽進也以其進故止之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集解

程子曰二之遇

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包苴之有魚包苴之魚義不及於賓客也

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集解

程子曰其始志在求過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於大咎也無

魚之凶遠民也

○音訓遠

集解

程子曰下之離由已致之遠民者已遠之也為

上者有以使之離也○朱子曰民之去已猶已遠之

附錄

朱子語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君民底道理陽

在上為君陰在下為民

纂註

徐氏曰民謂初柔遠民謂去初遠也

九五含章中正也

集解

程子曰所謂含章謂其含蘊一有隕自天中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輝光

有隕自天

志不舍命也

○音訓舍

集解


程子曰命天理也舍違也至誠中正屈已求賢存志

合於天理所以有**纂註**蔡氏曰志于道德仁義不以命
隕自天必得之矣

命謂天命命則理也志不違於天理所以有自天之福
○余氏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言彼自倘來耳吾唯

知守吾**姤其角上窮吝也****集解**程子曰既處窮上剛亦
分也

以剛極居高而
求遇不亦難乎

經**坤下****集解**程子曰萃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
兌上

遇則成羣萃所以次姤也為卦兌上坤下澤上於地水
之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

地則為方**萃亨王假有廟**○音訓萃陸氏曰在季反兌
聚之義也

同馬鄭陸績虞等並無此字晁氏曰王昭素**集解**程子
謂當无此字說之案象數无假陸庚白反

者萃聚天地之道至於有廟極一无極字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獮能祭其性然也萃下有亨字義文也亨字自在下與渙不同渙則先

附錄

程子語萃渙皆立廟因其

精神之萃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良佐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意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則不享无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已潔齋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有道字直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

易說

朱子語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已祖之精神萃於廟

今人擇日祀神

多取神在日纂註項氏曰卦名下元无亨字獨王肅本亦取聚意

此利見大人亨利貞集解程子曰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

事聚則泰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用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

大牲吉利有攸往集解程子曰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

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一作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享豐富之吉也天下

莫不同其富樂矣若時之一无之字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蓋隨時之宜順

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工立事貴得可為之時

萃而後用是動而有裕天理然也○朱子曰萃聚也坤順兌說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又為澤上於地萬物萃聚

之象故為萃亨字衍文王假有廟言王者可以至乎宗廟之中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祭義曰公假於太廟是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已之精神則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也物既聚則必見大人而後可以得亨然又必利於正所聚不正則亦不能亨也大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皆占吉而有戒之辭

附錄

朱子語彖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

多道理看到這裏見有這箇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然而觀象則今不可得見是那箇象又說出來問卦取聚之意曰數句是占辭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之

纂註

朱子曰艮為門闕上為宗廟坤為

意答潘謙之

牲也○馮氏桡曰豫象亦為重門蓋艮上又有二偶畫今此卦象如豫特多五一畫耳故為有廟而九五王之

象○鄭氏剛中曰自四以下宗廟之象康成謂艮為門闕巽木宮闕象○胡氏曰人生則精神萃於身既沒雖欲見其容貌而不得聖人觀萃卦設為廟祧以萃祖宗精神於其間以盡孝子之心也○徐氏曰大人五也貞二五位正也當萃之時利見大人則萃道亨也然必利於貞聚不以正其能亨乎大牲血祭之盛也物萃則用大牲以祭所以稱其萃之義也故吉時萃則動无不順故利有攸往○李氏過曰宗廟者人心所係武王伐商載主以行高帝初興立漢社稷皆以係人心也必得九五之位然後為萃之主故曰利見大人萃不以正其終必離故曰利貞○雙湖先生曰萃有艮體自五以下皆艮象止蓄而有萃義又坤土之上有艮土陰土得陽土土萃而益多亦有萃義要之萃所以得名由兌在坤上姑廣其義耳升亦然乎○趙氏曰陽居五而五陰從之為比陽居五與四而四陰從之為萃二卦若相似也然此者衆陰始附之初聖人作而萬物覩之時也故曰原

莖元永貞无咎又曰不寧方來後夫凶皆附之意也萃者二陽相比羣陰萃而歸之君臣同德萬物盛多之時也非下順上說不足以為萃豈二五相應而已哉○毛氏曰萃似比何以異乎曰水在地上固相親也而散漫未有所歸故其卦曰不寧方來其爻曰失前禽名分未定不必其皆比也澤上於地固鍾於澤者也故曰王假有廟利見大人天下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

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音訓若號陸氏曰絕句戶報反馬鄭二王戶羔反晁氏曰虞為號

令鄭王為號咷握陸氏曰為學反傅氏作集解

程子曰初與四

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一有

聚字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朱子曰初六上應九四而隔於二陰當萃之時不能自守是有孚而不終志亂而妄聚也若呼號正應則衆以為笑但勿恤而往從正應則无咎矣成占

附錄

朱子語不知如何說箇一握底句出來董錄

纂註

蔡氏曰有

孚應四也不終柔也三柔相比亂萃者也○潘氏曰陰柔无信守不能終乃亂其萃聚之志至於號泣而為羣陰所笑一握下三陰也○朱氏曰號笑謂四兌口象一握互艮握手象○雙湖先生曰初當萃之始何遽至失信亂萃號呼而貽笑乎皆陰柔不正應又不正故也捨衆陰而往僅以陰陽相得可无咎耳取象有蒙全體義者此文號笑一握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音訓禴陸氏

曰羊略反殷春祭名馬王肅同鄭云夏祭名蜀才作躍劉作燔

集解

程子曰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

其孚故因其才而為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一作其辭微凡爻之辭關一作開得失二端者

為法為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一作持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

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

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

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一作其有

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一有下字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蓋

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朱子曰二應

五而雜於二陰之間必牽引以萃乃吉而无咎又二中正柔順虛中以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故卜

祭者有其孚誠則雖薄物亦可以祭矣

附錄

朱子語孚乃利用禴說如伊

說箇影子却恐不恁地

纂註

徐氏曰二五正應宜萃也

於下五以衆歸於四有位而匪孚雖應猶未萃也人之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二五本應相引而萃則吉无咎

○馮氏椅曰下卦中爻多引其類如泰與小畜之類是也本文與五為正應引初六六三以萃於五為得君臣

之大義故吉而无咎○程氏曰用大牲者萃之主也用禴者六二而已○耿氏曰六二柔順自守不求于五而

五引之故吉而无咎也○吳氏散曰為大臣不待禮至然後起則自待輕不足大用是亦為咎○李氏曰六二

才柔廉於自進故有引而後從之象○朱氏曰禴夏祭以聲為主祭之薄也○雙湖先生曰周禮大宗伯以禴

夏享先王王氏註曰夏則陽威矣其享樂為主秋嘗則薦新冬烝則衆物備六三萃如嗟如

无攸利往无咎小吝集解

程子曰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入莫與求四

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為二所不與也故欲一无
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為二所不與也故欲一无
欲字萃如則為人棄絕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
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為无咎也
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
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上下復處說順之極故
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變動无常在人識之然而小吝
何也三始求萃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
為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朱子曰六三陰柔
不中不正上无應與欲求萃於近而不得故嗟如而无
所利唯往從於上可以无咎然不得其萃困然後往復
得陰極无位之交亦小可羞矣戒占者當近捨不正之
强援而遠結正應纂註李氏過曰往而萃五則无咎始
之窮交则无咎也

曰六三至五互巽亦兌之反體故有嗟如象○鄭氏汝
諸曰下二陰皆萃於陽三獨无附故咨嗟怨嘆而无攸利
然三不以无應之故能往歸於上雖小吝而亦无咎上
體說能巽而受之无咎也上本不相得小吝也上謂在
上之九四大吉无咎集解程子曰四當萃之時上比九
陽也
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
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為无
咎也大吉為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為大无所不正則
為大吉大吉則无咎也一作矣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
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
而得民者盖亦有焉如齊之陳恒魯之季氏是也然得
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為一作
能无咎也○朱子曰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
以陽居陰不正故戒占者
必大吉然後得无咎也

纂註

李氏曰下比三陰有得
民之象在萃而得君得

民人臣之盛者也○丘氏曰此文與隨九四同義隨四以上承九五而致天下之隨亦有強臣迫君象故隨以有孚而後无咎萃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以大吉而後无咎

集解

程子曰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脩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為有

其位矣一作也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至也在脩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既有未歸則當脩德也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為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

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
永光心之未慊也○朱子曰九五剛陽中正當革之時
而居尊固无咎矣若有未信則亦脩其元

附錄

朱子語
問革卦

永貞之德而悔亡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九五革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革之時而居尊位安得
又有匪孚曰此言有位而无德則雖革而不能使人信
故人有不信當脩其元永

纂註

趙氏曰比以九五一陽
為主故卦有元永貞之

貞之德而後悔亡也錄
辭革有兩陽爻故元永貞獨歸之九五亦可見易中卦
爻象象之辭无非一理所貫也○馮氏曰卦二陽爻所
以革衆陰也九四臣位九五之位則君也故九五之革
為有位以四之位不當之也匪孚有悔也必盡君道元
永貞然後匪

上六齋咨涕洟无咎

○音訓齋陸氏曰徐
將池反王肅將啼反

咨陸氏曰音諮又將利反齋咨嗟嘆之辭也鄭同馬云
悲聲怨聲晁氏曰虞作資賻也陸希聲作資才也涕陸

氏曰徐音體涕陸氏曰他麗反又集解程子曰六說之音夷鄭云自目曰涕自鼻曰涕

主陰柔小人說

高位而處之天下孰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齋咨而涕洟也齋咨咨嗟也人之絕之由已自取又將誰咎為人惡絕不知所為則隕獲而至嗟涕真小人之情狀也○朱子曰處萃之終陰柔无位求萃不得故戒占者必如此而纂註馮氏持曰上兑說也說極而悲後可以无咎也故象如此○胡氏曰居卦外而

无應故齋咨涕洟○馮氏曰萃極而散窮无所歸之象齋咨嘆也涕洟悲泣也○項氏曰齋咨兑口之嘆涕洟兑澤之流○錢氏曰初之號三之嗟上之齋咨涕洟皆陰柔之常態○李氏舜臣曰萃六爻或有應无應或當位不當位而辭皆曰无咎乃天地萬物之真情真情相合吉多凶少故也茲萃之所以亨歟

大象傳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音訓除陸氏曰如字本亦作儲又

作治王肅姚陸績云除猶脩治師同鄭云除去也蜀才云除去戎器脩行文德也荀作慮

集解

程子曰澤

上於地為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

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朱子曰

除者脩而

附錄

朱子語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聚之之謂

戒不虞大凡物聚衆盛必有事故當豫

為之備如人少處必无爭才人多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豫為之防也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於地上是水

盛有潰聚奔突之憂故其取象如此

纂註

馮氏曰簡治而除舊也除舊置新謂之除猶治亂謂之亂

馴擾謂之擾也戎器兵車介冑也○毛氏曰除戎器戒不虞猶澤之有防也○雙湖先生曰除戎器澤容水象

戒不虞地順象兌正秋屬金主刑殺亦有戎器象○丘氏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

當萃聚之世而除武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
皇之銷鋒鏑鑄金人李唐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
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
武以事四夷又豈戒不虞之義乎
彖傳萃聚也順以說

剛中而應故聚也集解

程子曰萃之義聚也順以一作
說以卦才言也上說而下順

為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
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
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
說音悅○朱子曰以卦德卦體釋卦名義
王假有廟

致孝享也集解

程子曰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
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

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
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
利見大人亨聚

以正也

○音訓聚以正陸氏曰荀作
取以正晁氏曰案取古文

集解

程子曰萃之
時見大人則

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

纂註

郭氏京

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

用大

見大人亨利貞案彖舉繇辭脫利貞字凡六十四

卦彖先舉繇辭後以義結皆无遺漏脫亦明矣

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集解

程子曰用大牲承上有

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

天命也○朱附錄朱子語順天命說道理髣髴如伊川子曰釋卦辭附錄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是說

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與以天下儉其親相似也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之事

觀其

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集解

程子曰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

之情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始終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

之情可見矣

纂註

郭氏雍曰

天地萬物之情所以聚者不過見矣○徐氏曰天地萬物高下散殊

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于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可得而見矣

小象

傳乃亂乃萃其志亂也集解

程子曰其心志為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羣陰也不

能固其守則為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集解

程子曰萃之時

以得聚為吉故九四為得上下之萃二與五雖正應然異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變則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覲其未至於變耳故**往无咎上巽也集解**

程子曰上居柔說之極三

往而无咎者上六異順而受之也

纂註

蔡氏曰從上二陽有異體

大吉无咎位不當

也集解

程子曰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為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為一作能无咎也非盡善安

得為大

纂註

郭氏雍曰四得上下之聚吉乎

萃有位志未光

也

○音訓未光也陸氏曰一本作志未光也

集解

程子曰象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

有感必通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朱子曰未光謂匪孚

附錄

朱子語問

萃九五一爻似亦甚好而反云有位未光也是如何曰見不得讀易到這樣且恁地解去若強說便至鑿了易

說

齋咨涕洟未安上也集解

程子曰小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

安地至於困窮則顛沛不知所為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子慎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泰

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據及其窮迫則隕獲躁撓甚至涕泣為可羞也未者非遽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陰而居上孤處无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

經



巽下坤上

集解

程子曰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

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為升之象

也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音訓升陸氏曰式陵反鄭本作昇馬云

高也震宮四世卦晁氏曰紫昇古

集解

程子曰升者進

文作昇用見陸氏曰本或作利見

作進升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

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朱子曰

升進而上也卦自解來柔上居四內巽外順九

附錄

朱

二剛中而五應之是以其占如此南征前進也

語巽坤二卦拱得箇南如纂註董氏曰升者柔進而上
看命人虛拱底說話砥也柔進而上所以元亨

由卦才之善也○李氏舜臣曰升首曰元亨何也以畫

言也與蠱鼎大有皆九居二六居五故皆曰元亨此蓋

主陽剛之畫有應于上而言之也○馮氏曰諦觀卦義

皆主巽大人指九二陽為大未有六五而稱大人者○

徐氏曰用見大人五當應二也恤憂也六五柔中之君

用見九二剛中之臣以升于治勿憂勿退但當前進自

獲吉也柔退多憂故戒○林氏栗曰巽東南坤西南自

巽升坤必涉乎離離南方也自南而征斯為善矣○雙

湖先生曰升互震體自二以上皆震象上行而有升義

又巽木之上震木陰木得陽木木升而益高亦有升

義要之升所以得名由地中生初六允升大吉○音訓

木此亦姑廣其義耳與萃卦同初六允升大吉允升晁

氏曰說文作執升大吉集解程子曰初以柔居巽體之

說之案允古文執篆文集解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二

纂註

鄭氏東卿曰初附二陽而升三陰又與之一體故有允升象○王氏大寶曰柔自下升以剛而孚允

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於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陰柔又無應援不能自升從於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朱子曰初以柔順居下巽之主也當升之時巽於二陽占者如之則信能升而大吉矣

升之象柔得剛而大大吉之象○楊氏萬里曰初六柔而旁散在一卦之最下木之根也九二九三剛而上進在初六之上木之榦也然初六在下而曰允升大吉者木與土相信而相得則木之升也必銳故也○雙湖先生曰初六一爻為成卦之主升之所以得名者繫焉以兩體觀之巽在坤下如未出地之木初其根二三其榦也方其勾未萌甲未拆而根株已備其勢必破地而出上升而莫禦長養於夏陵霜於秋傲雪於冬而不改柯

易葉者皆由於此故有允升大吉之象焉細觀卦體巽為夏兌為秋坤為冬震位其間而春氣无乎不貫聖人設卦觀象而命之名與夫爻辭之所由作夫豈苟然之故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集解

程子曰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

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一无以字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

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内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為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朱子曰義見

纂註

李氏舜臣曰升者萃之反而升之九二乃與萃之六二爻辭一同何也萃六二以陰

柔而應九五之剛升九二以陽剛而應六五之柔其以
至誠感應則一也故爻於萃升二爻皆有孚乃利用禴
之義而彖辭於萃升二卦亦皆有剛中而應之象○雙
湖先生曰萃六二以中虛為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
中實為孚而與六五應虛實雖不同而孚則一而已○
李氏元量曰萃之二柔也則疑於進之易故引吉无咎
而後孚乃利用禴升之二剛也剛則能審義以進故即
其才孚乃利用禴而无咎也○林氏曰二卦不言於五
而言於二者**九三升虛邑**○音訓虛陸氏曰如字空也
貴賤之位也徐去餘反馬云丘也晁氏曰
案篆文无墟字四邑為丘丘為**集解**程子曰三以陽剛
虛非空虛馬云虛丘也得之**集解**程子曰三以陽剛
皆順之復有援應一作者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
禦哉○朱子曰陽實陰虛而坤有國邑之象九三以陽
剛當升時而進臨於**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音
坤故其象占如此

陸氏曰許庚反通也馬鄭陸績王肅許兩反
馬云祭也鄭云獻也岐陸其宜反或祁支反

集解

程子曰四

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已則止其所焉以
陰居柔陰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
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
已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
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
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
居近君之位而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
如文王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於升
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
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唯文王乎
○朱子曰附錄朱子語張洽問亨于岐山曰只是享字
義見隨卦

附錄

朱子語

張洽問亨于岐山曰只是享字

王亨于岐山與享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淵問升萃二
卦多是言祭享萃固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曰人積其

誠意以事鬼神有錄纂註

李氏過曰岐山西山也此互體升而上通之義兌之上故曰岐山○胡氏曰詩

言太王至于岐下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正周原之西也故周謂岐山曰西山文王四十一年伐崇始度岐水

遷豐則亨于岐山當亦指太王耳若文王則固不終於岐矣蓋太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正九三升虛

邑事也享于岐山則既遷已後之事○馮氏曰岐山禹貢雍州境南○雙湖先生曰本義就周言岐山則王指

文王孟子曰太王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又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則文王亦居岐可見矣六五貞吉

升階集解

程子曰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

能貞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

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彙升矣○朱子曰以陰居陽當而居尊位必能正固

則可以得吉而升附錄朱子語六五貞吉升階與萃有階矣附錄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

位必當有其德若无其德則萃雖有位而纂註虞氏曰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錄異為高

坤為土震升高升階之象○王氏大寶曰居坤之中由等級而上謂之升階○潘氏曰自二至五自下卦升上

卦有升階象○程氏曰下應剛德之臣自二升五如階有級此人君升進賢臣之象○雙湖先生曰六五不正

故戒以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經反闔昧之義也又正則吉

云日集解程子曰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冥也集解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

心有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如一作以上六不已之

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朱子曰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者也占

者遇此无適而利但可反其不已纂註馮氏曰冥升猶於外之心施之於不息之正而已言冥行也○蘭

氏曰冥者晦也升豫皆以陰升居上位故豫曰冥豫升曰冥升○徐氏之祥曰豫上樂極故冥豫升上進極故

冥升○徐氏曰六爻惟二四不言升何也曰五君位也二應五大臣也四承五近臣也其位不可升也升則疑

於五而有逼上之嫌矣故在二大象傳地中生木升君言孚在四言王用其義可見矣

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音訓順陸氏曰如字王肅同本又作慎師同晁氏曰史證云

何要作慎說之案順古文作順與慎多相亂德陸氏曰姚本作得以高大陸氏曰本或作以成高大晁氏曰王

昭素云成字諸集解程子曰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升本或有或无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脩其德

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

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朱子曰王肅本順作慎今案它書引此亦多作慎意尤明白蓋古字通用也

附錄

朱子語汪文云曾考究得樹木說見上篇蒙卦

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便昏近來學者才相踈便都休了其弊蓋以此必大木之生也无日不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日而已則心必死矣人傑易象有之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蓋因其固然之理而無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纂註郭氏雍曰萬物之升其象德也孰禦許升字說皆如地中生木自毫末至合抱人莫見其升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順則不逆於德積則為之有漸故能升而不已以極高大不然逆德暴行不升而困及之矣○徐氏

彖傳柔以時升集解

朱子曰以卦

纂註

蘭氏曰柔以時升非獨六五蓋萃則

變釋卦名

四五皆陽升則陽降陰升四五皆自

萃之反而言也

○李氏舜臣曰陰陽二氣迭為升降陰

升則陽降陰降則陽升未有陽常升而不降陰常降而

不升者反萃而升是二陽降居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

大亨集解

程子曰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

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

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

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

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

纂註

馮

亨鮮在大有卦○朱子曰以卦德卦體釋卦辭

椅曰贊曰大亨則元主九二也九二以巽而順上以剛

中而應上是以大亨乃上升之象也六五升之主也知

九二之才足以升也乃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音訓

用順應之道以見之

乃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

用見陸

氏曰本或

集解

程子曰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

作利見

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

南征吉

志行也集解

程子曰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

纂

註

朱氏曰二動於中以正而行以見大人往而有慶則

及唯南征而所

小象傳允升大吉上合志也集解

程子曰與

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與九二之

孚有喜也集解

程子曰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為臣

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

也如大畜童牛之牯元吉象云有喜蓋牯於童則易又免強制之難是有可喜也

纂註

馮氏當曰二

中也五亦中也中誠相感雖五升而不來以二之孚誠五亦不能不守貞待二而為之升階也二能感五五能

待二乃成升道故贊二為有喜五為大得志

升虛邑无所疑也集解

程子曰

之邑其進無疑阻也**纂註**張子曰上皆陰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集解

程子曰四居近君之位而當升時得吉而無咎者以其有順德也以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于

岐山亦以順時而已上順於上下順乎下已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朱子曰以順而升登祭于山之象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集解

程子曰倚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

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一作興無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猶自階而升也

纂註

蔡氏曰萃者澤聚於

下故九五志未光升者木
升于上故六五大得志也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程子

曰昏冥于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
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則有退而无進也

經



坎下**集解**

程子曰因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

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
之義為卦兌上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
澤下枯涸无水之象為困乏之義又兌以陰居上坎以
陽居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
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為困也君**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
子為小人所掩蔽窮困之時也

言不信

音訓困陸氏曰窮也窮悴掩蔽

集解

程子曰

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
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一作知命

一作安義乃不失其吉也。况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朱子曰：困者窮而不能自振之義。坎剛為兌柔所揜，九二為二陰所揜，四五為上六所揜，所以為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二五剛中又有大人之象，占者處困能亨，則得其正矣。非大人其孰能之？故曰貞又曰：大人者明不正之小人，不能當也。有言不信，又戒附錄。朱子語：困卦難以當務，晦默不可尚口，益取困窮。附錄。朱子語：困卦難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小大，辭有陰陽，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箇極不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剥否睽，皆是不好卦，只是剥則分明是剥，所以分曉。困卦是箇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其大意，亦可纂註。毛氏曰：大人正位乎二五，則其卦安得為見矣。○徐氏曰：兌口不掩言象，坎剛中有孚，信象。坎兌相失，故有言不信處。困之時當務晦默，尚口多言，人誰信之？困且窮而已，故戒。○謝氏

曰困井相表裏困為塞井為通困則澤中无水井則木
上有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困塞而井通明矣○雙湖
先生曰以卦體言坎遇兌而成困澤自涸于上坎自流
于下兩不相得以卦爻言二為坎主上為兌主又居不
相應之地兩不相向皆困之道蓋天地之道由西而北
則其勢順故兌下坎上為節由北而西則其勢逆而坎
下兌上斯為困也亨者以卦德言本義盡之以卦才言
則二五剛中故亨貞主九五一文言也大人兼指二五
當困之時有二五剛健中正之大人以濟之吉无咎矣
但二體終不相得故兌言而坎不信其亦居困之時而
二五各自為謀者乎看來文王卦辭不過如此若剛掩
之象已是夫子彖傳自發其意就彖傳釋之可也此朱
子說見大

畜附錄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音訓臀

陸徒

集解

程子曰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
敦反

援助則可以濟其困矣初與四為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為不正失一作夫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揜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无技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它卦不為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為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于株木謂无所庇而不能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于幽谷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暗妄動入於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于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終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株張愚反覿大歷反○朱子曰臀物之底也因于株木傷而不能安也初六以陰柔處困之底居暗

附錄

朱子語問臀困于株木如何之甚故其象占如此

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

不可坐臀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作

蒙簪

刃之正應不能庇他說如何曰恐說臀字不去

註

程氏曰臀體之在下者謂本爻○陸氏希聲曰坎于木為堅多心株木之象○項氏曰初六在坎下故為

入于幽谷即坎初爻入於坎窞也○石氏曰坎北方幽陰之象○雙湖先生曰不覲初不為四所覲四互離有

覲象○鄭氏東卿曰因坎兌相重兌正秋坎正北兌一

陰始得秋氣而蔓草未殺故為葛藟之困六三秋冬之

交蔓草葉脫而刺存故為蒺藜之困若初六正大冬之

時蔓草為霜殺靡有孑遺所存者株木而已三陰故繫

以草木之象○朱氏曰私見曰覲初覲四歷三爻三歲

也困九月霜降氣也故曰株木曰蒺藜者秋成也大過

十月小雪氣也故曰枯楊姤五月夏至氣也故曰以杞

包瓜瓜生於四月中氣也夫三月清明氣也故曰覲陸

覲陸三四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

月生也

咎

○音訓紱陸音弗下同

集解

程子曰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

子安其所遇雖窮危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為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

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之惠故為困于酒食也
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于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
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德困于下上有九五剛中
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來方且來也
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為義故以蔽膝言之利
用享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
享祀然其德既誠一作成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
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
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
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
所為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諸卦
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危於陰故同道
相求小畜陽為陰所畜困陽為陰所揜也○朱子曰困
于酒食厭飫苦惱之意酒食人之所欲然醉飽過宜則
是反為所困矣朱紱方來上應之也九二有剛中之德
以處困時雖无凶害而反困于得其所欲之多故其象

如此而其占利以享祀若征行則
附錄朱子語問朱紱
非其時故凶而於義為无咎也

附錄

朱子語問朱紱

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
祭祀之說
祀想只說箇祭祀无那自家活人却享他人祭之說

問因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他得中正又似取无
應而心專一底意思
淵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

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却有朱紱斯皇一句是
說方叔於理又似不甚通熹之精力只推得到這裏

問困於酒食本義作厭飫於所欲是如何曰此是困於
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事者此

文是好文當困時則是困於好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
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物這時却發人不好底意思

因好物困也酒食
纂註齊氏曰兗羊巽鷄離雉坎豕皆
厭飫亦是如此
淵食也坎又為酒○鄭氏東卿曰

坎為赤乾為大赤二五之文乾坎之文也故坎象赤紱
而九五象朱紱○朱子曰朱紱謂九五巽為股膝以上

也乾為大赤坤為黃赤黃為朱乾為衣蔽乎膝上朱紱也○鄭氏則中曰紱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頭五寸帶博二寸斜纏以偁束其脰自足至膝冕服者謂之帶他服者謂之鞶以韋為之○孔氏曰古以皮後以帛天子純朱諸侯黃朱○龍氏仁夫曰案玉藻再命三命皆服赤韍詩侯人采菽車攻等篇皆言赤帶蓋命服也然采芑朱芾亦人臣服注云黃芾是也二云朱五云赤偶變文耳陸績云朱紱赤紱享祀祭祀互言无它義○馮氏椅曰二五雖非陰陽正應然在困悻中各有出困之材不容不相援二陷陰中在下不如五尊位大中下有九四之助為有能致之資可致之勢此二所以必待五下求然後應之也若先往以求濟前為六三所掩九四所阻其凶必矣○耿氏曰享祀人臣所以事宗廟祭祀天子所以禮百神臣得君然後能保宗廟而事之故九二朱紱方來則利用享祀君得臣然後能主百神而禮之故九五赤紱徐有說利用祭祀○朱氏曰享

獻也祭祀
上下通稱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凶

○音訓蒺藜陸氏曰

集解

程子曰六三以陰柔不中

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藜

刺一无刺字

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

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

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藜也進退

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一作也宮其居所安也

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

安也進退與處皆不可一有則字唯死而已其凶可知

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

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二陽不可犯也而

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

上固為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

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藜也如是死期將至所

安之主可得而一元而字見乎○朱子曰陰柔而不中正故有此象而其占則凶石指四蒺藜指二宮謂三而妻則六也其義附錄朱子語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則繫辭備矣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為妻淵

纂註

齊氏曰九家易坎為蒺藜又為宮○錢氏曰蒺藜茨草○王氏大寶曰石堅而剛者以柔居剛困于

石之象蒺藜剛而多刺柔乘剛象居坎體入宮之象介于二剛而上元應不見其妻之象○雙湖先生曰夫妻隨二體取震艮皆象磐石坎亦石矣九四來徐徐困于皆一陽象二堅如石刺如蒺藜似通

金車吝有終

○音訓來徐徐陸氏曰疑懼貌馬云安行貌子夏翟作荼荼音圖云內不定之意王

肅作余晁氏曰案余古文金車陸氏曰本亦作金輿

集解

程子曰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

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為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比二二有剛

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為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因於金車也已之所應疑其少已而之他將從之則猶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也○朱子曰初六九四之正應九四處位不當不能濟物而初六方困於下又為九二所隔故其象如此然邪不勝正故其占雖為可吝而必有終也纂註徐氏曰來謂金車為九二象未詳疑坎有輪象也徐氏曰來謂徐緩貌○齊氏曰坎為車輪飾以兌金故曰金車○胡氏曰九四欲來初六之心即初六欲覲九四之心其未覲未來者一時之困耳時移困解則欲覲者終於覲欲來者終於來故曰有終○劉氏棗曰九二有載物之才

非因四者也四有畏焉故曰困于金車以畏而困亦已
吝矣然非若六三之无與也二終不困我而獲初之應
故曰有終○雙湖先生曰蒙六三金夫姤初
六金柅皆指九二此爻金車指九二明矣
九五劓刖

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音訓劓陸氏曰徐魚
反則陸氏曰徐五劓

反又音月荀王肅本劓刖作劓劓云不安貌陸績同鄭
云劓刖當為劓仇京作劓劓案說文劓斷也晁氏曰案

象數當作劓仇即劓劓之古文也與**集解**程子曰截鼻
上六字同祭祀陸氏曰本亦作享祀

也去足為刖傷於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為其傷害劓刖
之象也五君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下
之服取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
天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九
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下之困
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誠

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一作至誠則能致天下之賢濟天

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

以剛中之德同而相應相求而後合者一无者字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

困故徐合而後有一无有字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

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朱子曰剝朋者傷于上下上下

既傷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為困矣九五當困之時上為陰揜下則乘剛故有此象然剛中而說體故能遲久而

有說也占具象中又纂註陸氏希聲曰五以剛中處位能去小人以救困者也上六

利祭祀久當獲福鼻之象六三足之象皆掩剛者故刑而去之○李氏揭年曰赤紱外晦內明陽含於中之色赤紱外明著見陽

赫於外之色陽含於中元為以臨人之道陽赫於外有為以事人之義斯於宣王考室采芑方叔南征皆朱芾斯皇有臨人之道朱紱赤紱皆祭服○王氏曰天子朱諸侯赤者朱紱以臨其衆君道也故諸侯在其國亦黃朱而方叔受其命服則朱紱會同赤紱以別君臣之道故會同有繹則赤紱○馮氏摛曰赤紱諸侯朝王助祭所服困則不行此禮象又曰赤紱雖不專為祭祀然二五皆有祭享之解則知二之朱紱方來為天子方岳柴望之事五之赤紱為諸侯助祭之行其象如此又曰九五刑小人二始來助祭乃徐有說說主兌言○徐氏曰二五同德始雖未應終則應也○李氏過曰刑下之小人謂下與初小人既去則所困之赤紱乃徐徐而來以同德相說也○蔡氏曰享狹祭廣君臣之用異○雙湖先生曰赤紱則詩侯人三百赤紱采芻赤紱在股天子所予車攻赤紱金舄記玉藻一命緼紱幽衡再命赤紱幽衡三命赤紱蔥衡大夫以上赤紱乘軒則赤紱為臣下服明矣若朱

紱則采芑云方叔受其命服朱芾斯皇乃方叔受命之
服方叔周宣王卿士斯干云朱芾斯皇乃宣王所生子
之服程傳未知何據惟白虎通云芾者蔽也行以蔽前
天子朱芾諸侯赤紱註疏家亦云天子諸侯大夫士紱
各有制程傳想本此但於經无證耳芾韍紱並通用此
愚初編所述今諸家可以參考祭享取坎有幽陰之象
兌為巫為口舌亦有事神之象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

曰動悔有悔征吉

○音訓藟陸氏曰力軌反似葛之草
本又作藟毛詩草木疏云一名巨荒

似萋萋連蔓而生幽州人謂之葦藟臲陸氏曰五結反
王肅妍喆反說文作臲牛列反薛同臲陸氏曰五骨反

又音月說文作臲云不安也薛云作執字同晁氏曰
案古文作倪仇曰陸氏曰音越向云言其无不然

集

解

程子曰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也葛
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為困所纏

東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臲臲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于困矣故吉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說唯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朱子曰以陰柔處困極故有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之象然物窮則變故其占曰若能有悔則可以征而纂註馮氏當可曰葛之附木最出木杪上六之吉矣○虞氏曰巽為草葛藟之象○雙湖先生曰藟蔓生爻柔之象○鄭氏汝諧曰其應在三三以柔附已而牽之困于葛藟之象所附者五五以剛載已而難安臲臲之象○朱氏曰曰發聲兌口之象○李氏椿年曰自曰以上困之極也自曰以下處困之極而思

有以通之也動固悔矣與其靜而无悔孰若動而有悔
為窮之通往則吉也○耿氏曰處困之終有自通之路
知柔不可牽舍之可也剛不可乘去之可也○鄭氏剛
中曰困有不可動九二是也故征凶有不可不動上六
是也故征吉○趙氏曰五爻皆不言吉獨於上六言吉
者要當時而不可欲速也九二征凶九四來徐徐九五
乃徐有說至上六
始有征吉之辭

大象傳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集解

程子曰澤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
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

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
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獲於窮危所守亡
矣安能遂其為善之志乎○朱子曰水下漏則澤上枯
故曰澤无水致命猶言授命言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
能如是則雖附錄程子語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須
因而亨矣得致之為言直如人以力自致之謂

也得之不得命固已定君子須知他命方得不知命無
以為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
須致命便遂得志其得禍得福皆已自致只要申其志
而已○朱子語因厄有重輕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
二辰檢點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
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身隕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
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
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大雅
問澤无水因君子以致命遂志曰澤无水因君子道窮
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
與他不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无所回
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却
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
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 個纂

註

鄭氏汝諧曰在命者不可求在志者可遂所謂從吾
所好者也○雙湖先生曰水在澤下是澤漏而无水

致命兌澤洄象
遂志坎心亨象

彖傳困剛揜也

○音訓剛揜陸氏曰本又作掩于檢反李於範

反虞作弇晁氏

集解

程子曰卦所以為困以剛為柔所掩蔽也陷于下而掩于上所以困

也陷亦揜也剛陽君子而為陰柔小人所掩蔽君
子之道困窒之時也○朱子曰以卦體釋卦名義纂註

劉氏彙曰不曰柔掩剛而曰剛掩者何也无所歸咎故
以剛自掩為辭蓋卦為君子設也○于氏曰乾上九降

居九二而之險坤六二上為上六而掩剛成困之義○
馮氏曰下卦陽也陽寡而陷于二陰之中上卦陰也陽

雖衆而在一陰之下陰為主
此陽剛之困君子窮之象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

亨其唯君子乎集解

程子曰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
險而上說為處險而能說雖在困

窮艱險一作險艱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
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

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附錄朱子語
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說音悅不失其

所亨這句自纂註

楊氏萬里曰坎一陽陷二陰之中兌
一陰蔽二陽之上皆剛揜於柔也剛

揜於柔君子揜於小人能不困乎然困而亨何也亨不
于其身于其心不于其時于其道也○龍氏仁夫曰所

字合為句亨字為句所如艮止其所之所雖在困中不
愧不怍泰然不失其常處此之謂亨能此者其唯君子

乎○趙氏曰險以說在險而能說則无入而不自得矣
其於處困也何有○馮氏曰不失其所者以九五居君

位為困之主是謂不失其所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集解

陽剛有應有輔是以亨也
程子曰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
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纂註

南軒張氏曰唯大人能處困凡人處
之大則失節小則憂隕以中不剛耳有言不信尚口乃

窮也集解

程子曰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朱

子曰以卦德

張氏根曰兌為口在上故曰尚口乃

卦體釋卦辭纂註窮○李氏過曰當孫言以避禍○雙

湖先生曰夫子於困彖傳自以剛掩發伏義卦象文王卦辭初无是也以說處險則剛雖見掩而不失其所亨

其唯二五剛中之君子乎又以卦德論之也貞大人吉无咎而釋之以剛中也之辭歸重又在九五爻上有

言不信而釋之以尚口乃窮也之辭是說上六雖窮于言而終不見信于坎坎兌相失而成困象矣小象

傳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音訓幽不晁氏曰徐氏曰多此幽字

集解

程子曰幽

不明也謂益入昏暗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

纂註

張子曰處困者正乃无咎居非得中故幽

不明也○郭氏京曰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集解

程子曰雖困於

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亨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亨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亨乃有也附錄朱子語問中有慶也是如據于蒺藜乘剛也入

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集解

程子曰據于蒺藜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

也不祥者不善之徵失其所安者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善之效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

不當位有與也集解

程子曰四應於一元於字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而來雖居

不當位為不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也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

也利用祭祀受福也集解

程子曰始為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


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于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緩盡其誠意如祭

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一无能
字亨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
纂註 李氏過曰象以

施刑故曰志未得九二居中而相應
故曰以中直祭則受福故曰受福也
困于葛藟未當也

動悔有悔吉行也
集解 程子曰為困所纏而不能變未
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

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
出于困是其行而吉也

經  巽下
集解 程子曰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
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因為言

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于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
井所以次困也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

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
于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
附錄 朱子語井象只取
巽入之義不取木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音訓井陸氏
曰精領反周書

云黃帝穿井世本云化益作井宋衷云化益伯益也廣雅云井深也鄭云井法也字林作井子擬反周云井以不變更為義師說井以清潔為義震宮五世卦喪陸息浪反

集解

程子曰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

可改而之他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

附錄

朱子語井是那

所以改邑不改井淵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音訓汔陸氏曰徐許訖反幾也

王肅其乞反繙陸氏曰音橘徐又居密反鄭云綆也方言云闕西謂綆為繙郭璞云汲水索也羸陸氏曰律悲反徐力追反象同蜀才作累鄭

集解

程子曰汔幾也繙

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繙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莩稗掘井九仞而不及泉

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朱子曰：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故為井。改邑不改井，故无喪无得而往者來者皆井。其井也，汔幾也。繻綆也。羸敗也。汲井幾至未盡，綆而敗其瓶則凶也。其占為事仍舊无得喪而又當敬勉不可幾成而敗也。

附錄

朱子語：汔至畧作一句，亦未繻井羸其瓶是也。一句意至而止，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

也學

纂註

徐氏曰：以卦體言，初柔為泉眼，二三剛為泉石，四柔為井中空處，五剛為泉實。已汲將出

井也。上柔為井空處，有全井象。○李氏舜臣曰：自古國邑之建，必先視其泉之所在，是以公劉創京于豳之初，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先卜其井泉之便而後居之也。又曰：坎者天一之水也，見于諸卦者皆諸水下流之失，故多以陰諭其在卦而得水之真性者，井是也。以畫觀之一陽實其中，二陰圍其外，譬之陽氣初回，暖律于凝陰。

之中冬水因之而變溫此坎之真性也嘗以此觀天下之水其在冬而溫者獨井泉而已蓋得之地脉不失其本真及注之川澤風雨霜露之所剝失其本性无復有向來一陽之溫矣載觀井泉之水在人身則精血是也川流之水在人身則涕洟之類是也精血固藏者乃井泉生動之性而涕洟往而不反者諸水下流之失也○井馮氏椅曰凡川流趨下之水皆雨之所降會而成流者也若穴地得泉乃天地之英水之元也反之吾身為涕唾便泉皆鹹而在下者也惟舌根之竅其津甘美古人以譬井泉是也若坎之氣騰而為雲降而為雨集而成川則離其真久矣是以君子不貴也又曰繻闕西謂綆汲水索瓶汲器文從缶瓦器也或謂古无桶故不取巽木象韓信以木罌渡師如樽罍古皆用木疑古以木為瓶從缶則又瓦為之者此象巽木无疑○丘氏曰繻巽繩象瓶坎缶象○雙湖先生曰井卦辭專論卦變井固因反體亦因變體困二至四互離為市邑象自困六三

上往為井六四困九四下來為井九三則離已改居上
矣是改邑也而二五剛中為井泉者初未嘗改是不改
井也无喪无得邑之改者初不見其喪井之不改者亦
不見其得往來井井困六三上往居四成上體之井困
九四下來居三成下體之井也井以三陽為泉陽上至
五幾至井口矣而巽繩在下是未繙井也二至四互兌
為毀折三至五互離為腹象瓶而兌上爻正當離中而
毀折之是羸其瓶也泉幾至而未繙瓶已羸而莫達是
无及物之功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音訓泥陸乃
矣其凶可知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計反象同禽晁
氏曰崔云禽古擒字集解程子曰井與鼎皆物也就物
獲也說之案崔識之集解以為義六以陰柔居下上无
應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
可一无可字食以泥汙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
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獲
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既不食水不復上

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為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為所舍也○朱子曰井以陽剛為泉上出為功初六以陰居下故為此象蓋不泉而泥則人所不

纂註

朱氏曰初在井下六自坤上來汨之泥也互兌

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口在上不食也乾初九往為坎水去泥存舊井也離為飛鳥四不應初无禽也○李氏椿年曰舊井廢井也○馮氏曰易之取象不一而足皆緣改邑為義井雖不改而汲之者少則泥而不可食不汲不食則廢井矣○徐氏曰人品污下不能強於為善无用於世

九二井谷射

鮒甕敝漏

○音訓谷陸古木反又音浴射陸氏曰食亦反徐食夜反鄭王肅皆音亦云厭也荀作邪鮒

陸氏曰音附魚名也子夏謂蝦蟇甕陸氏曰屋送反李於鍾反鄭作甕云停水器也說文作甕云汲瓶也敝陸

氏曰婢世反王徐扶減反漏晁氏曰
陸希聲作屢藉也說之未知陸所據
集解程子曰二雖

居下上无應而比于初不上而下之象也
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

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一作出上而養人濟物今乃下
就汚泥注于鮒而已鮒或以為蝦或以為墓井泥中微

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于鮒也甕敝漏如甕之破
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

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為用乃
破敝而漏之不為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

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為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
乎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

非以比初也○朱子曰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
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比
附錄朱

語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遂說井六爻有蝦蟇
之象廣鮒沙隨以為蝸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
淵
纂

註

徐氏曰井谷者井旁穴也射下注也鮒泥中微物蛙屬謂初甕汲水瓶也九二剛中上无應與下比初六

不上出而下注有井谷射鮒之象又為泉實可汲而在甕敝漏之象在井而射鮒在甕而敝漏皆无與之故也

嘗謂人才生世自非果於暴弃甘為下流之歸者不可與為善苟陽剛之稟資質之美者皆可以進德良由上

无應與而為之誘掖汲引者故上達之難下達之易也○馮氏椅曰鮒或謂蝦蟇或謂鰕○項氏曰鮒常處

泥中得水即活○雙湖先生曰姤初六幽谷只取陰爻中段象則此爻稱井谷射鮒谷與鮒皆指初爻明矣甕

敝漏象難取恐承上三五互離為甕為兌體毀折以致敝漏而水下注射鮒乎若只泥本爻則膠矣九三

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音訓渫陸氏曰息

列反徐又食列反黃云治也集解程子曰三以陽剛居惻陸氏初力反說文云痛也得其正是有濟用之

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為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為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漂，治清潔而不見食，為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為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而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効，賢才見用，則已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汲音急。○朱子曰：漂不停汙也，井漂不食，而使人心惻，可用汲矣。王明則汲井以及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附錄朱子語在。下之上而未為時用，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朱子語九三可

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淵若非王明，則无以收拾人才。淵

纂註

馮氏椅曰：淘井曰漂，浚治也。○朱氏曰：巽為股，為入股，入坎下而水清潔，治井之象，漂也。兌口在上不食也。我

九三自謂上六坎體為加憂為心病故為我心惻坎在井上坎為輪井車汲引之象五為王互離為明王明則受福矣○徐氏曰惻傷怛也三以剛乘剛有井渫象在下又有不食象○李氏士表曰有已渫之德而未食者未離乎下也夫泥而不食自取之也

六四井甃无咎

音○

訓甃陸氏曰側舊反馬云為瓦裏下達上也子夏云修治也干云以甃疊井曰甃字林云井壁也

集解

程子曰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修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謂修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修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修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朱子曰以六居四雖得其正然陰柔不泉則但能修治而无及物之功故其象為井甃而占则无咎占者能自修治則雖无及物之功而亦

可以无
纂註
徐氏曰四下乘井漂之剛雖才柔未能上

將上出矣砌甃其井修治之使勿壞雖未有濟物之功亦可无咎○丘氏曰三在內卦漂井內以致其潔四在

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污蓋不漂則污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污此君子內外交相養之道○項氏曰泥與甃皆

陰也初六不正在下故不能自修而為泥六四正而在上故能自修而為甃甃所以禦泥而達泉也有閑邪存

誠之功故為修井之象○朱氏曰古者甃井為瓦裏○雙湖先生曰四本坤爻土也居坎初水也水與土合離

火然之而成瓦有用瓦甃井之象
九五井冽寒泉食
音○

漢上謂瓦裏是也故甃字從瓦
集解
程子曰五以陽剛中正

訓冽陸氏曰音烈潔也說
文云水清也王肅作例
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
盡美井冽寒泉食也冽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為美甘潔
之寒泉可為人食也於井道為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

井以上出為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
元吉○朱子曰冽潔也陽剛中正功及于物故為此象
占者有其德纂註程氏曰水之始達曰泉坎水正性則
則契其象也纂註寒○鄭氏剛中曰水生天一於方為

北坎宮之陽以其在北故寒有陽故冽○朱氏曰說文
冽清冽也井五月卦陰氣自下而上井寒矣故九五有
寒泉象兌口承之有食象○王氏曰泉惟寒則清冽而
甘故人汲而食之○郭氏雍曰冽言井之修潔主人事
言寒言泉自然之性主天理言人事學也天理命也兩
得之斯為至矣○毛氏曰三五皆泉之潔者也三居兌
下未汲故不食五出乎兌已汲故曰食○鄭氏東卿曰
井以陽為泉者水固天之一陽而生也巽二陽一在地
位趨下射谷而非井矣一在人位居兌之下汲之不及
不若坎之一陽浮溢于甃上也井欲溢而鼎戒盈德與
器之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音訓收陸氏曰徐詩
辨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救反又如字焉云汲也

陸績云井榦也荀作甃晁氏曰虞云收鹿盧收繙也勿陸氏曰干本勿作罔幕陸氏曰音莫覆也

集解

程子曰井以上出為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

孚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一作人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他卦之終為極為

變唯井與鼎終乃為成功是以吉也○朱子曰收汲取也晁氏曰收鹿盧收繙者也亦通幕蔽覆也有字謂其

出有原而不窮也井以上出為功而坎口不揜故上六雖非陽剛而其象如此然占者應之則必有字乃元吉

附錄

朱子語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淵

纂註

朱氏曰坎為輪在井上下應巽繩收也玉

篇謂以物覆井曰幕○楊氏萬里曰上六爻畫開勿幕之象○李氏過曰井六爻綱領最好初井泥二井谷皆廢井也三井渫則渫初之泥四井甃則甃二之谷既渫既甃則井道全矣故五爻井汭而泉寒上爻井收而勿

幕功用始及物而井道大成矣又曰初與二在井之地
故初泥而二谷三與四人位必盡人事故三漂而四甃
五與上則得之天矣是以三才之位取義也○丘氏曰
內卦井道小成外卦井道大成又曰合六爻觀之泉井
實也先儒以三陽為泉三陰為井陽實陰虛之象也九
二射鮒九三井渫九五寒冽曰射曰渫曰冽非泉之象
乎初六井泥六四井甃上六井收曰泥曰甃曰收非井
之象乎以卦序言之二之射始達之泉也三之漂已潔
之泉也五之冽則可食之泉矣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
之甃已修之井也上之收則出汲之井矣又以二爻為
一例初二皆在井下不見於用故初泥二谷三四皆在
井中將見於用故三漂而四甃五上皆在井上已見于
用矣故五言食

大象傳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音訓上陸氏曰如字師又時掌反勞
陸力報反相陸氏曰息亮反王肅如字
集解程子曰木
承水而上

之一作來乃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免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朱子曰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皆取**附錄**朱子語問木上有水井之義曰如草木井養之義**附錄**之生津潤皆上行露水直至樹末此則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石菖蒲每晨葉尾皆潮水珠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曰然問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供人食用故取象如此又問程子在井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張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後面羸其瓶之說不相合也○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是桔槔之類答云亦恐是如此又云禾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秉

面水氣上則外纂註李氏士表曰象之所像不一而足
面底也上淵期於盡意而已木上有水非井也

井之用也亦猶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蔡氏曰
井之水自下而上木之水亦自下而上故取以為象勞

民坎象勸相巽象○程氏曰君子置井疆以養民使之
稼穡必有以勞之未知所為則勸之已為而力不給則

相之○李氏開曰坎勞卦水之出也不勞而人以為勞
則有之矣勞其勤苦而勸相其不足則井為无窮之用

○雙湖先生曰蔡氏謂勞民坎象可取諸
勞卦義勸相巽象亦可取諸命令義也
彖傳巽乎水

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音訓上陸氏曰如字師又
時掌反養陸氏曰如字徐以

上**集解**朱子曰以卦
象釋卦名義
纂註李氏舜臣曰坎三爻二陰在
外為險陷井象也一陽居內

陷二陰之中泉象也以巽遇坎巽木在坎水中巽水而
上亦猶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者盖汲井之象

也井之汲為烹飲溉濯日用可既乎故
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改邑不改井乃

以剛中也

○晉訓晁氏曰案徐氏云改邑不改井下脫
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二句王昭素取徐說

集解

程子曰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
物不有窮已一作無有窮也取之而不竭德有常

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
交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纂註林氏

纂註

栗曰

井者君子之德井不可改以其剛中也剛中者泉在中
也○朱子曰君子窮居不損大行不加非剛中不變能
之乎○郭氏京曰案不改井下脫无喪无得往來井井
兩句凡象先舉卦名釋訖次舉繇辭後以義結六十三
卦无如此者

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

足明誤脫

也集解

程子曰雖使幾至既未為用亦與未繙井同井
以濟用為功水出乃為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

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為用矣。是以凶也。○朱子曰：以卦體釋卦辭，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剛中。以二五纂註：晁氏曰：或謂象而言，未有功而敗其瓶，所以凶也。纂註：主三陽言五井。冽寒泉，食是陽剛，居得中正，邑可改而井不可改也。三井漂不食，是水未見於用，未有功也。二甕敝漏，是既不得水，并其瓶而亡之。羸其瓶而凶者也。

小象傳：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

時舍也。

○音訓：舍，陸音捨。

集解

程子曰：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入，所不食也。人

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為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舍上聲。與乾之時，舍音不。井谷射鮒，无與也。集解：程子曰：井同。○朱子曰：言為時所棄。井谷射鮒，无與也。集解：程子曰：井以上出為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

井之功矣。井，潔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音訓行集解

程子曰：井，潔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為憂惻也。既以不得行為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

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朱井，甃无咎，修井也。集解

子曰：行惻者，行道人也。皆以為惻。井，甃无咎，修井也。集解

程子曰：甃者，修治於井也。雖不能大其濟物之功，亦一作若能修治，一有亦字不廢也。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

若在剛陽，自不至如寒泉之食中正也。集解。程子曰：寒泉如是，則可咎矣。

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元吉，在上大成也。集解。程子曰：中正之德為至善之義。

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為成功。

經 ䷯ 離下 集解 程子曰：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

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為卦兌
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
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
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尅相滅息者也所
以為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
其志不同為不相得也故為革也
革已日乃字元亨

利貞悔亡

○音訓革陸氏曰馬鄭云改也坎宮四世卦

集解

程子曰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

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
亡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
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
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一有有字可悔也况反
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朱子曰革變革也兌澤在
上離火在下火然則水乾水決則火滅中少二女合為
一卦而少上中下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也變革之初
人未之信故必已日而後信又以其内有文明之德而

外有和說之氣故其占為有所更革皆大亨而得其正
所革皆當而所革之悔亡也一有不正則所革不信不

通而反附錄

朱子語鄭少梅解革卦以為風爐亦解得
有悔矣附錄好初為爐底二為爐眼三四五是爐腰上

是爐口易說少梅說易象中孚小過革鼎這是他說得
好處他却盡欲牽合傳會少間便踈脫今且於正段處

理會却些少零碎亦用得一纂註鄭氏東鄉曰革有鼎
向理會這箇便不是文蔚

鞴之象為正蓋以離火鼓鑄兌金從革也革而受之
以鼎者以鼓鑄成鼎也○李氏舜臣曰兌之三畫陰潤

在上是為澤澤之陰潤是為水水澤之氣凝結而成秋
之肅是為金金與水澤之氣皆畏火者以金得火則銷

水澤遇火則燥而且涸故離兌相遇為革革者金水之
氣遇火而變易其故常有革去故之象也又曰火與金

水澤之氣交戰若不相為用而金得火成器水得火成
煖革之者乃利其用也故曰巳日乃孚言不信于方革

之時而信于已革之日也○王氏曰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革之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蔡氏曰革不可遽必已日而後革已日二日也○徐氏曰元亨利貞悔亡者變有大通之理也然必利於貞則其悔可亡變不以貞則事有不可勝悔者古人所以重改作也○程氏曰澤火不相遇則睽相遇則革革也者從其所勝而已○朱氏曰已日先儒讀作已事之已當讀作戊已之已十日庚更革也自庚至已十日決矣已者決日也又曰无妄之震納庚革之離納已故有此象○馮氏曰已干名朱氏正之六二同卦以庚為義取庚日至已旬日矣故人從乃孚其革而大亨者利在於正而其悔亡蓋革易有悔也又曰周官垂法于象魏決日而斂之決日則人已相孚可以斂之而不示也○雙湖先生曰洪氏隨筆云已日惟朱子發改為已日僧曇瑩云作已亦可十二辰自子至已六陽極變午已日乃孚也是知好奇固各有說但作已于庚革義无取作

已於易有甲庚
例固不同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音訓鞏陸氏曰
九勇反固也馬同

集解

程子曰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其才
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動於

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下也无時
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勢之重以才則
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速於動也其才如此
有為則凶咎至矣蓋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
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所以
包束黃中色牛順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
固不妄動也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
自固則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朱子曰雖當革
時居初无應未可有為故為此象鞏固也黃中色牛順
物革所以固物亦取卦名而義不同也其占謂當堅確
固守而不可以有為聖
人之於變革其謹如此

纂註

馮氏椅曰變革與皮革字
同義異如履之為禮噬嗑

之為市合易中率取其聲同則不拘其本義也○毛氏曰易道尚變故賁之爻有不賁者存損之爻有弗損者在而革亦不專言革也反其變革為黃牛之革鞏而固之戒其輕也革而當其悔乃亡戒之於初所以全其革也○呂氏曰六二居中柔順故曰黃牛與遯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同義○雙湖先生曰離卦象離為牝牛又曰黃離則黃六二已曰乃革之征吉无咎集解程子曰牛為離象矣

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以二體柔而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之大故有此

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為之事也○朱子曰六

二陰柔中正而為文明之主有應於上於是可以革矣然必已日然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戒占者猶未可遽

變也纂註蔡氏曰一爻為一日過於初故曰已日已日乃可革之時征即革之謂五剛為應故吉而无咎

○李氏舜臣曰初至二已日象卦辭已日乃孚元亨利貞其六二當之歟○王氏湘卿曰納甲離屬已二爻離

之主故言已日二旬之中未至於已不可革也○王氏曰二五雖有澤火之異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

不憂咎也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集解程子曰九三以剛陽為下

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

可不為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無疑革言猶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

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
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
之時居下之上事之一作有當革若畏懼而不為則失
時為害惟當慎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稽公論至於

三就一作復而後革之則無過矣○朱子曰過剛不中
居離之極躁動於革者也故其占有征凶貞厲之戒然

其時則當革故至於革言附錄朱子語革言三就三番
三就則亦有孚而可革也

量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
一番至於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纂註

蔡氏曰處革之後猶征不已則凶若一於貞固失繼革
之義則危就成也初未可革二則革之三則有孚故曰
三就有孚○馮氏當可曰下卦之終火進遇澤故征凶
也○毛氏曰火居澤下能無危乎往則凶而居則危本
爻適當其會也○朱氏曰與上六兌口為應革言有孚
之象○石氏曰三就則議之之審所以有孚○馮氏椅

曰六二應九五之君革於巳日之後故征則吉
九三應上六之窮革道已成故征則有凶也
九四悔

亡有孚改命吉集解

程子曰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

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一有字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

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為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朱子曰以陽居陰故有悔然卦巳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是以悔亡然又必有孚然後革乃可獲吉明占者有其德而當其時纂註雷氏曰无應悔也又必有信乃悔亡而得吉也

九五信之不疑故悔亡○耿氏曰以陽居陰有悔當水火交會之際如火之極則水當代王至此可以改制以五行則水火當更離火兌金正夏秋之交○蔡氏曰革前有悔悔亡革而當也當則人心皆信之矣故可改前

之命令湯武革命是也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音訓變晁氏曰京作辨下同

說之案辨

集解

程子曰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古變字

無不當也無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一作德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朱子曰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毳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中正為革之主故有此象占而得此則有此應然亦必自其未占之

時人已信其如此
乃足以當之耳

附錄

朱子語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
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變曰豈

止是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箇事却不只是空殼子
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

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箇

裏破補這一些如聖人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爐鞴相
似補只是錮露聖人都是渾淪換過革未占有孚伊

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尚其占說易說伊纂註
川言所過變化事理炳著所過謂身所經歷處也

蔡氏曰剛居中正故曰大人虎兌象虎變威德變動自
然變化之義○朱氏曰兌為虎虎具天地之文然未著

也變則其文炳然○馮氏當可曰兌應西方白虎之宿
又曰虎西方肅殺英靈之正氣其德配龍蓋神獸也○

馮氏椅曰大人虎變湯武革命即位之象虎言其威武
變言其為大君也又曰凡大事必假卜筮然後占其吉

凶舜之命禹亦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有如室家相慶于來蘓之先未占而已有孚矣蓋孚之有素也與政令之革已日乃孚之義不同○錢氏曰虎者毛蟲之長君之象真虎之變其文炳煥羿莽操懿陰謀禍賊以盜天下狐鼠鬼蜮之儔耳視虎變何如哉○雙湖先生曰文王卦辭於蒙比發益義周公又於此爻發占義不但可見易為卜筮作又可以見聖人於君師變革等事謹重不敢輕如此

上六君子豹變

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集解

程子曰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

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彬也小人昏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為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為成也苟更

從而深治之則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
征則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
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惠乎難革已革則惠乎不
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為六戒乎
曰為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
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
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一无也字自棄也人苟以善自
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
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
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
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
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
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
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朱子曰革道已成君子如豹之變小人亦革面以聽
從矣不可以往而居正則吉變革之事非得已者不可

以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

附錄

朱子語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

革而善蓋事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為新也下三爻則故

事也未變之時則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為新

事矣故漸漸好曰然又曰乾卦到九四

爻謂乾道乃革也是到這方變了學蒙纂註朱氏曰兌

稱豹陸績曰考之天文尾為虎火也箕為豹水也而同

位於寅虎豹同象而異爻虎大豹小故虎在陽位豹在

陰位也九五自離來火也上六兌體之陰水也離二文
之中故二交五而文炳明離三文已過故三交上而文
蔚茂三交上成九君子豹變也上交三成六小人革面
也○項氏曰革面非謂面革而心不革面者向也古者
面皆謂向如正牆面南面皆是○楊氏萬里曰不得尊
位大中而變者其文蔚然非若虎變之炳也上六居過
中之位時位不及於九五故所變者革面而已○馮氏
當可曰牛虎豹皆有革當革卦而取皮革之義易之所

以為通也牛革取其
固虎豹之革取其文
大象傳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

明時集解

程子曰水火相息為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

之序也夫變易之道事之至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朱子

曰四時之變革之大者

附錄

朱子語問革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

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澤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亦是恁地易說水能滅火

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

去治歷明時治歷明時非謂歷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歷明時底道理淵澤中有火自與治歷明時不

甚相干聖人取象處只是依稀地說不曾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些意思便說易說澤中有火革是言陰陽相

勝復故君子治歷明時高問革與睽相類睽上火下澤則不相入此火在澤下有變革之理睽中女在前少女在後有相離之義而此以纂註項氏曰兌為巫史治歷中女繼少女故曰革銖之象離為日中明時之

象○朱氏曰冬至日起牽牛一度右行而周十二次盡斗二十六度則復還牽牛之一度而歷更端矣牽牛者星紀也水之位也日月交會于此澤中有火之象也歷更端者革也昔黃帝迎日推策始作調歷閱世十一年五千而更七歷至漢造歷歲在甲子乃十一月冬至甲子朔為入歷之始是時日月如合璧復會于牽牛距上元太初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蓋日月盈縮與天錯行積久閏差君子必修治其歷以明四時之正所謂四時之正者冬至日月必會于牽牛之一度而弦望晦朔分至啓閉皆得其正矣日月不會者司歷之過也震嘗問歷於郭忠孝曰古歷起於牽牛之一度沈括謂今宿於斗六度謂之歲差何也曰久則必差差久必復

於牽牛牽牛一度者乃上元太初起歷之元也○史氏曰歷代之歷惟大衍得其正唐一行作蓋大衍之數其用四十有九易六十四卦自乾順數之至於革適當四十有九聖人於彖曰湯武革命於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夫湯之歷起於甲寅周之歷起於丁巳謂之革命則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歷君子治歷而取象於革豈不以大衍之數為或然邪○雙湖先生曰以兌繼離是以秋繼夏有暑往寒來之象故以之治歷

彖傳革

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音訓水晁氏曰案兌无為水

之象此字必誤惜乎古今无一人辨之者不然革則既濟也且火澤為睽矣息陸氏曰如字馬云減也李斐注漢書同說

集解

程子曰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為革息為止息又為生息物止而後

文作熄

有生故為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朱子曰以卦象釋卦名義大畧與睽相似然以相違而為睽相息而為

革也息滅息也又為生息之義滅息而後生息也

附錄

程子語革言水火相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

亦有生息之理行已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无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暑

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生而歲成焉絢○朱子語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曰意則一但變韻

而叶之耳易說

纂註

王氏安石曰澤火非如坎離有陰陽相建之道其相遇則相息而已其相息也唯勝

者能革其不勝者耳○蘭氏曰少女反在外而前中女反在內而後故不謂之行而止曰不相得○李氏舜臣

曰澤火相息必有一勝兌非北方之正水少陰之氣不能以敵南方之正火兌之陰畫下有二陽畫限之而離

火從下膜之此火能革澤水也故有溫泉而无寒火又曰睽象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革象曰二女同居其

志不相得不同行不過有相離之意故止於睽不相得則不免有相克之事故至於革○李氏曰火動而上澤

動而下未若澤火相息其勢不能兩存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未若志不相得其勢不能兩立也此睽與革之分也○雙湖先生曰水火相滅息人皆知之相生息人或不知也李隆山云水火之用在世間无日不相革要取其盛多者言之耳火盛於南方巳午之地而水則胚胎於巳午之間水盛於北方亥子之地而火則胚胎於亥子之際故火用事則水在胎息之中水用事則火在胎息之中水火二者相息如此此以生息言也然此特論坎離之水火兼以氣言之耳兌澤之水質雖同而氣則異且以離遇兌而為革此正夏秋相繼之卦兌於秋巳不止為澤而為金其為水勝火而革之歟抑亦火克金而復授以金也說者謂六月乃土長夏之月故火生土土生金耳四序有相生而无相克也歷觀彖辭兌遇諸子之卦无有取象於水者兌遇離而為睽亦只以澤言唯於革夫子欲論相息之義以水火為言耳以離火遇澤若天色久亢澤水无有不被離日暎乾者矣隆

山少陰氣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

○音訓信之陸氏曰一本无之字

集解

程子曰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為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為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

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集解

程子曰以卦才言革

之道也離為文明兌為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說音悅纂註趙氏曰變革之難非內○朱子曰以卦德釋卦辭明而外說不可也內明則見理必盡外說則无拂於人情○郭氏雍曰明故見於未革之先說故見於已革之後天地革而

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集

解

程子曰推革之道極以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

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

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

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一作

事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贊之曰革之時大矣哉○朱子

曰極言而

附錄

朱子語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翻

贊其大也

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流豈

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些補緝如錮露

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一番非止補

苴罅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如此學蒙易言順天應

人後來盡說應天順人非也易說順天應人革就革命

上說言順天理應人心纂註李氏曰夏革春而陽事畢

胡致堂管見中辨得好

纂註

春革冬而陰事畢時變係

焉湯革夏而為商武革商而為周天命係焉○馮氏曰
湯武應九五上順上六天也下應六二人也○蔡氏曰
豫遜姤旅言時義者言當其時處其義也坎睽蹇言時
用者言當其時妙其用也頤大過解革言時者言當謹
其時也隨言隨時之義者言當隨時為義也○雙湖先
生曰案梁武帝受禪顏見遠不食卒武帝曰我自應天
從人何預士夫事管見曰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
而應乎人未聞應乎天也應者對感而言人事作於下
則天理應乎上豈曰天感乎上而人應乎下歟為是言
者不知天之為天矣故易惟曰順乎天順乎天者順理
也後世務名不務實以兵取國者曰吾應天順人
也相承而罔察至以為尊號則其失之也遠矣

傳翬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集解

程子曰以初九時位才皆不可以有為故

當以中順自固也

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音訓行陸如字又下孟反

集解

程子

曰已日而革之征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
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

之心失時而有咎也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集解

程子曰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

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
非已之私意所欲為也必得其宜矣○朱子曰言已審

改命之吉信志也集解

程子曰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一作

也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為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况不當乎

大人虎變其

文炳也

○音訓炳陸兵領反

集解

程子曰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

君

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音訓蔚陸氏曰音尉又

紆弗反廣雅云茂也數也又作斐晁氏曰說文作斐分別文也易君子豹變其文斐也

集解

程子曰君

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中人以上莫不變
革雖一作唯不移之小人則亦不敢肆其惡革易其外
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也至此革道成矣小
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往而治之則凶矣
蔡氏曰蔚者隱然有文
之謂柔暗故有此象

經



巽下

集解

程子曰鼎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
之以鼎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

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
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為卦上離下巽
所以為鼎則取其象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之則
下植為足中實為腹受物在中之象對峙於上者耳也
橫亘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下二體言之則中虛
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一无亦字鼎之象也取其義則
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以木從火為然之象火之
用唯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為鼎以木巽火烹

飪之象也制器取其一作諸象也乃象器以為卦乎曰
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
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一
卦字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
之象乃人為也曰固人為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
是則可用此非人為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
所取者乃卦之象卦

鼎元吉亨

○音訓鼎陸氏曰丁冷
反法象也即鼎器也離

宮二

集解程子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
也止當云元亨文義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

世卦未便有元吉也彖復止云元亨其義明矣○朱子曰鼎
烹飪之器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
陽為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
也故其卦為鼎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五為耳有內巽
順而外聰明之象卦自巽來陰進居五而纂註郭氏忠
下應九二之陽故其占曰元亨吉衍文也纂註孝曰聖

人明卦必以道獨井鼎以器者道器一也由道可見器
由器可推道也○雙湖先生曰易六十四卦取象凡三
頤井鼎是也頤則象在卦先井鼎則制器必在卦後卦
伏羲所作凡天下之器寧有先於卦者乎鼎以形言則
足腹耳鉉已具以質言則乾兌皆金巽亦兌金反體又
有巽木離火兌水以致烹飪之用而巽雞乾亥豕伏坤
牛兌羊離雉龜鼃之屬亦皆足充鼎之實而成其致養
之功推之如夫子所謂享帝養聖賢者豈非大善而亨
通之道乎卦辭元亨之占凡四大有蠱升鼎是也自元
亨外无餘辭唯大有與鼎大有以一陰有五陽而為大
亨鼎有天下之重器其占固宜與大有同矣又非蠱升
所可同日語也若常人占得二卦隨其高下亦有元亨
之義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音訓顛趾陸上丁田反

下音止出陸氏曰徐尺遂反或如字象同否陸氏曰悲已反惡也象同

集解

程子曰六在鼎下趾之象

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上能用下之善下能輔上之為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為悖理也得妄以其子无咎六陰而卑故為妄得妄謂得其人也若得良妄則能輔助其主使无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於无咎也六陰居下而卑遜從陽妄之象也以六上應四為顛趾而發此義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妄言得其入則如是也○朱子曰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為利矣得妄而因得其子亦由是也此文之象如此而其占无咎蓋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也

附錄

朱子語或曰據此文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能致利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文

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倘得妄以其子得妄是无緊要其重却在其子處顛趾利出否伊川說是得妄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為王公纂註林氏曰鼎以足奇耳偶在喪之稱者恐不然淵

纂註

林氏曰鼎以足奇耳偶在喪之稱者恐不然淵

畫偶而欠一趾趾欠則下以上為顛上以下為折○徐氏曰妄初也子四也柔巽處卑妄之象也從剛應四以其子也言妄雖賤從子貴也○濟氏曰兌為妄巽顛則為兌故曰妄○雙湖先生曰初位之剛六爻之柔以初得六得妄之象也爻不正故稱妄下巽伏震長子之象也主器有人无咎之道也○李氏過曰全體一鼎分上下體為二鼎上體之鼎有耳而無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之鼎耳革六爻皆取鼎象故曰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音訓仇鼎象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音訓仇陸氏曰音

求匹也鄭云

集解

程子曰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

怨耦曰仇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為用二陽剛有
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
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
正已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
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
是有疾也二當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已人能自守
以正則不正不能一有以字就之矣所以吉也○朱子
曰以剛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謂初陰陽相求而非
正則相陷於惡而為仇矣二能以剛中自守則初雖近
不能以就之是以其象如纂註徐氏曰怨耦曰仇不善
此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纂註之匹也謂初五為正應
而密比初柔陰陽相匹而非正是初為我仇也即就也
初自顛趾有疾也不能就二是我仇有疾不我能即也
故吉○雙湖先生曰我仇有疾本義從程傳徐氏詳矣
橫渠云我仇謂九三隔塞已路而為患者使其有疾不

能加我則美實可保而吉可致漢上引子夏云仇謂四
以二四為匹敵二據初四比五三四失應故相與為仇
胡安定耿希道皆以三四間隔九五為疾石守道謂九
二以陽居鼎中是有實也五應於二而乘四是有疾也
鼎既有實不可更加於人是以不我能即吉諸說不同
如此除本義從傳外石說為優證以豫卦六五貞疾恒
不死亦以下乘九四之剛取象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
正與鼎六五同餘說以備參考

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音訓行陸下孟反塞陸悉則反雉膏陸氏曰如字鄭云雉膏

食之

集解

程子曰鼎耳六五也為鼎之主三以陽居巽
美者

而不同五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
也不得於君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為一作謂異也
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不合於君則不
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祿位雉指五也有

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得六五之祿位是
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
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
方雨且將雨也言五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吉一无此
二字謂不足之悔一再有不足之悔字終當獲吉也三
懷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悔然其有陽剛之德上聰明
而下巽正終必相得故吉也三雖不中以巽體故无過
剛之失若過剛則豈能終吉○朱子曰以陽居鼎腹之
中本有美實者也然以過剛失中越五應上又居下之
極為變革之時故為鼎耳方革而不可舉移雖承上卦
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以為人之食然以陽居
陽為得其正苟能自守則陰陽將和而失其悔矣占者
如是則初雖不**附錄**朱子語問鼎九三鼎耳革是如何
利而終得吉也**附錄**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无
耳動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
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

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學蒙

纂註

林氏曰上无正應而承乘皆剛故有行塞之象○郭氏忠孝曰

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故以耳耳革則行塞矣○李氏椿年曰雉膏不食離明在上而无應象○蘭氏曰方

者方欲而未必然之辭○徐氏曰雉離象膏爻柔象謂六五亦以鼎實取象三以陽剛之才而居巽之上其才足不以有濟而於六五无相遇之道有革異之情故其行則不通於雉膏則不食猶人有才德而不為時用不得君之祿而食之也方雨虧悔終吉雨陰陽和合而成方雨且將雨也虧失也三懷才不遇有不足之悔然五有聰明之德三終上進之物方將和合而相得始雖有不足之悔而終獲相遇之吉也○雙湖先生曰此爻大槩為四隅塞與五睽異之辭耳五也三變則三五皆坎亦耳象其行塞四隅不通也雉膏亦五不食亦為四隅不得食方雨三若動為坎雨陰陽和洽而失其悔矣終吉之占也兌口在上三隅四亦不食象兌為澤亦有雨象

○余氏曰鼎九三越五應上故為耳革而行塞然三五同功亦有相合之理故曰方雨虧悔九四鼎

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音訓折陸之折反餗陸氏曰送鹿反虞云八珍之具也馬

云鍵也鍵之然反鄭云菜也形晁氏曰九家京荀悅虞作刑一行陸希聲亦作刑渥陸氏曰於角反沾也鄭作

劉音屋晁氏曰九家京虞作劉重刑也並音屋京謂刑在煩為劉一行陸希聲同薛云古文作渥集解

程子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叶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猶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

少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朱子曰晁氏曰形渥諸本作刑劉謂重刑也今從之九四居上任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凶也

附錄

朱子語刑

劉班固使來若作形渥纂註蔡氏曰足初也餽鼎實也却是只澆濕渾身易說

纂註

下應乎初初趾方顛故有

折足之象足折則鼎覆而失其實也○林氏曰三陽皆鼎實至四則盈矣四應初初欠一足折其足矣方其在

初鼎未有實故謂之顛趾出否及其在四鼎實已盈故謂之折足履餽也○虞氏曰雉膏八珍之一○李氏鼎

詐曰餽雉膏之屬○錢氏曰四近君不中不正下亦以不中不正應之民心乖離我所賴以立者撥矣是折鼎

足覆公餽也公餽不可只作飲食看傾敗天祿顛危宗社此正欺君罔上不實之明驗矣○雙湖先生曰案邵

氏聞見後錄云王弼注鼎其形渥凶以為沾濡之形也蓋弼不知古易形作刑渥作剝音屋故新唐史元載贊

用刑劉亦周禮劉誅云案元載以罪誅贊云易稱鼎折足其刑劉諒哉周禮秋官司烜氏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屋讀如其刑劉之劉謂所殺不於市而以適甸師氏者也

六五鼎黃

耳金鉉利貞

○音訓鉉陸氏曰玄典反徐又古玄反又古冥反馬云鉉扛鼎而舉之也

集解

程子曰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為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於耳一作五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為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朱子曰五於象為耳而有中德故云黃耳金堅剛之物鉉貫耳以舉鼎者也五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故其象如此而其占則利在貞固而已或曰附錄朱子語六五金鉉只金鉉以上九而言更詳之

附錄

為上已當玉鉉了却

下取九二之應來當金鉉蓋推排到這裏无去處了淵

纂註

王氏宗傳曰在鼎之上受鉉以居鼎者耳

也六五之象也在鼎之外貫耳以舉鼎者鉉也上九之象也○馮氏椅曰黃坤土之中色離之五再索於坤而

在上卦之中故其色黃又曰自六五之柔言之則上為金之剛自上九之不變言之則上為玉之粹各象其物

宜而已○雙湖先生曰程傳及諸家多以六五下應九二為金鉉本義從之然猶舉或曰之說謂金鉉以上九

言竊謂鉉所以舉鼎者也必在耳上方可貫耳九二在下其勢不可用或說恐反為優然上九又自謂玉鉉

者豈六五視上九則為金鉉以上九自視則為玉鉉乎金象以九爻取玉象以爻位剛柔相濟取皆未為不可

也王氏馮氏之說亦足以發六五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正而云利貞者戒以貞則利也

不利集解

程子曰井與鼎以上出為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溫者玉也九雖剛陽而

居陰履柔不極剛而能溫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為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為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他卦異矣井亦然○朱子曰上於象為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故有玉鉉之象而其占為大吉无不利

纂註

石氏曰玉言大矣而不變其性也○馮氏當可

曰陽剛在上及物之功全繫此爻如舉鼎實以養人者全在於鉉陽剛无應无所回撓如玉不變於火故為玉○李氏過曰玉和物也鼎道貴和得玉鉉則陰陽和而鼎之功成矣鉉一也五取金上取玉金剛而玉和五體柔故貴剛上體剛故貴和離為火而鉉居之金為火而玉不畏火故成鼎之功以玉為貴也○王氏宗傳曰上鼎外之物也非若耳趾之相聯屬者也然鼎之舉措在乎耳而耳之舉措在乎鉉烹飪之事既成是鉉也必五以尸舉措之功功既成矣是鉉也復脫然无所累而自處於鼎之外若無與焉○龍氏仁夫曰儀禮甸人陳鼎

設局竊音覓鼎蓋也局鼎扛所以舉鼎者即鉉也鄭注
斗鼎局三尺脚鼎局二尺鼎重器也鉉必以木為之金
玉特美其辭亦經言金矢金柅金車豈必以金為之取
象而已○揚氏萬里曰鼎法象之器也初鼎之足二三
四鼎之腹五鼎之耳上鼎之鉉承鼎在足實鼎在腹行
鼎在耳舉鼎在鉉鼎至於鉉之舉厥功成矣○丘氏曰
初曰趾四亦曰足者以四應乎初而四之足即初之趾
也上曰鉉而五亦曰鉉者以五附乎上五之鉉即上之
鉉也五曰耳而三亦曰耳者則以三无應乎五而有鼎
耳草異之象蓋易道不窮義各有當也○雙湖先生曰
易三象之卦上交皆吉并有孚元吉鼎大吉无不利
頤必厲而後吉者豈在于人必致其戒如是夫

傳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音訓凝陸氏曰魚承反嚴貌鄭云成也

翟作擬
云度也

集解

程子曰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烹飪之象
故為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

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義謂安重也今世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耳凡動為皆當安重也○朱子曰鼎重器也故有正位凝命之意凝猶至道不凝之凝傳所謂協于上下以承**附錄**朱子語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此天休者也**附錄**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纂註**馮氏曰之命如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文蔚**纂註**馮氏曰傾不凝則散○項氏曰鼎之木上有火猶井之木上有水非井鼎本形特象之耳草木皆具水火之氣其生也水氣升於上水至木杪則為滋液象井泉之上出也其成也火氣見於上火至木杪則為華實象鼎氣之上蒸也君子觀井象則當務民於下以豐其液觀鼎象則當恭已於上以凝其氣存神以息氣人所以凝壽命中心

无為以守至正君所以凝天命火之光雖在木上而其
 命必藏於木木盡則火亡矣正位象離離為聽政之位
 凝命象巽巽為命○丘氏曰或謂革言改命鼎言凝命
 盖疑已改之命也以鼎繼革欲人於變革之後以端重
 守之其彖傳鼎象也集解程子曰卦之為鼎取鼎之象
 音微矣

作法象之器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為義也鼎

大器也重寶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嚴鼎之名正也

古人訓方方實正也以形言則耳對植於上足分峙於

下周圓内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後成

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纂註馮氏曰六十四卦皆象

器卦之為鼎以其象也而鼎獨言象正義曰鑄

金為之而有法象者也○子夏曰初分趾也以木巽火

次實腹也中虛耳也上剛鉉也故曰鼎象也

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音訓亨

陸氏曰本

又作高同普庾反煮也下同晁氏曰案高古文飪陸氏曰入甚反熟也徐而鵠反

集解

程子曰

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亨飪也鼎之為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

帝大亨以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朱子曰以卦體卦象釋卦名義因極其大而言之享帝貴誠用

饋而已養賢則饗殮牢

纂註

耿氏曰巽乎水而上水者禮當極其盛故曰大亨

非井也井汲引之用也以

木巽火者非鼎也鼎烹飪之用也○鄭氏曰互乾為金兌為澤金含水而爨之以木熟物之象○荀氏曰巽入

離下中有乾象木火在外金在內亨飪之象○朱氏曰乾為天為帝指上九也在下為聖賢指二三四也然則

六五用鼎之主也○蔡氏曰亨飪鼎之用也亨飪不過祭祀賓客二事而祭之大者无出於上帝賓客之重者

无過於聖賢○郭氏京曰帝字下誤增而大亨三字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

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音訓上集解

程子曰上既言

復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為

異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為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

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

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

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為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

能元亨也○朱子曰以卦象卦變卦體釋卦辭纂註

李氏過曰下巽上離離為目五為耳故曰巽而耳目

聰明○單氏曰有象必有用用必有功有象有用而有

功鼎之道盡矣以二體之才言之巽卑順也離聰明也

卑巽以養下則達聰而明目者也以六五之才言柔進

而上行則不為驕亢者也得中而應剛則能養聖賢者

也○雙湖先生曰柔進而上行卦變也本義謂自巽來

六四之柔進居五也看來自訟變則六三進五自遯變

則六二進五皆通四五上坎位有耳象離體有目象虛

中有聰明之象○愚謂小象傳鼎顛趾未悖也○音訓
異初至離中似坎耳象小象傳鼎顛趾未悖也○音訓

曰必內集解程子曰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
反逆也集解必為悖者蓋有傾出否惡之時也利出否

以從貴也集解程子曰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
之義也應於四上從於貴者也○朱子

曰鼎而顛趾悖道也而因可出否以從貴纂註郭氏雍
則未為悖也從貴謂應四亦為取新之意纂註曰從貴

者否為賤而鼎有寶慎所之也集解程子曰鼎之有寶
潔新為貴也乃人之有才業也

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能不
暱於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纂註雷

曰慎所之者物各有量可中不可過不自
知止猶往求之則至傾覆而喪所有矣我仇有疾終

无尤也集解程子曰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已者
謂初也初比已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

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無過尤也○朱子鼎耳革曰有實而不慎所往則為仇所即而陷於惡矣

失其義也集解

程子曰始與鼎耳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也與五非應失求合之道也不中非

同志之象也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上明而下才終必和合故方雨而言也

纂註

徐氏曰君

志也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覆公餗信如何也集解

程子曰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已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為信乎故曰信如何也○朱子曰言失信也鼎黃耳

中以為實也集解

程子曰六五以得中為善是以中為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為鼎之

主得鼎之道玉鉉在上剛柔節也集解

程子曰剛而溫皆有節也上居

成功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大吉无不利也井鼎皆以上出為成功而鼎不云元吉何也曰井之功用皆在上井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鼎以烹飪為功居上為成德與井異以剛柔節故得大吉也

纂註

齊氏曰彖言元吉則亨爻於上九繫大吉而不及亨讀者固未知亨之誰屬也余觀其情之旁通於他爻則亨固為九二言也聖人所以享帝養聖賢者鼎之實也而九二者有其實者也止則塞亨則行爻又於九三言塞而不於上九言亨九二之亨以耳不徒以鉉也九三與上應非无鉉也而不能受則二雖比之不害其塞六五與上比有鉉矣而又虛以受之則二之應也亦可以卜其亨彖傳曰柔進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九二之以三塞而以五行也不其彰彰乎董君之得於天也蔚乎深秀其傳於祖也代有懿行而又不以窮厄而輟於學其象於鼎也亦幾乎寶矣而終不能不藉於鉉以亨則其於五之黃耳能无味乎其戒於三之為耳而失其義

也何俟於言乎故余特發卦義
而使自擇焉先君季亨字說

周易經傳集程朱解附錄纂註卷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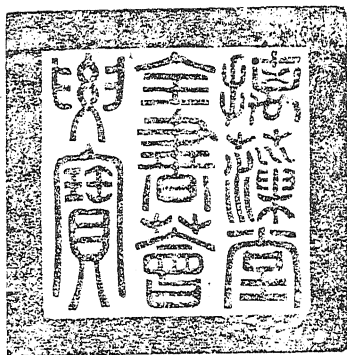
謹案第十一頁前三行安得亨乎刊本亨訛享今
改

第二十八頁後二行故云朱紱方來方來方且來
也刊本脫方來二字據程傳增正

第三十三頁前五六行毛詩草木疏云一名巨荒
似蓂蓂今按陸璣疏蒿一名巨荒似燕蓂

第四十四頁前四行每晨葉尾皆潮水珠案折中
作每晨葉尾皆有水如珠顆較更明晰

第五十二頁後七行正牆面刊本訛牆正面今改
第五十六頁前五行須盡翻轉更變一番刊本翻
訛畚據語類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貢生臣于飛熊